



阿朝来啦

〔日〕黑柳朝 著 戴琇峰 译

1313.45
117



阿朝来啦

〔日〕黑柳朝 著 戴琇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朝来啦 / [日] 黑柳朝著; 戴琇峰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11

ISBN 978-7-5442-4570-8

I. 阿… II. ①黑…②戴… III. 自传体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41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6-070

CHOCCHAN GA IKUWAYO

© CHŌ KUROYANAGI 198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2 by SHUFU-TO-SEIKATSU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AZHAO LAILA

阿朝来啦

作 者	[日] 黑柳朝
译 者	戴琇峰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张 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山
封面插图	何贵清 王晶华
内文制作	李艳芝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01—4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570-8
定 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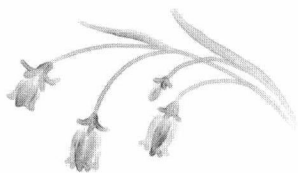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献给我的母亲





《祈祷的手》A. 丢勒画



目 录

序言 梦幻之花

第一章 阿朝来啦

说大话的阿朝/9

以医为仁的父亲/13

当个女律师/18

教我祈祷的母亲/21

大树上的席位/26

在玩耍中创造/30

十七岁的代课教师/35

第二章 幸福的四叶苜蓿

“雪人”寄来的礼物/41

教师们的话题/47

幸福的四叶苜蓿/53

晕船护身符/56

第三章 与丈夫相遇、结婚

我是“红薯班”的/61

舅舅的家和猫食/64

五十周年的结婚照/68

三越音乐队的天才/75

形影不离的新婚生活/79

第四章 朝着母亲的世界展翅飞翔

长女的诞生/87

难以忘却的哭声/91

阿米和小太郎/98

我们的天使明儿的诞生/101

让老师束手无策的学生/106

第五章 上帝真的存在吗？

明儿死了/113

画在纸上的美食/118

应验了的两个预言/123

殊死的疏散准备/126

苹果结缘/130

“一技之长”助我渡难关/135

第六章 我的行商时代

代客煮饭/141

喀秋莎在行商/144

父亲的死和捡来的命/148

再见了，诶访平！/152

第七章 啊，爸爸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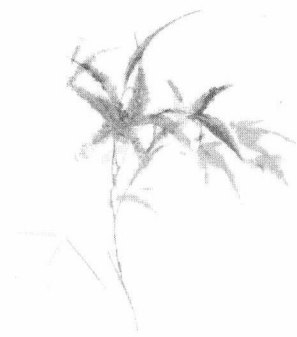
协奏曲大合唱/161

发薪日的喜悦/166

我热爱的新艺术派/168

这样的话你还学吗？/171

在祈祷中度过一生的母亲/174



第八章 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古装偶人和黑豆 /179

我家的“日本人”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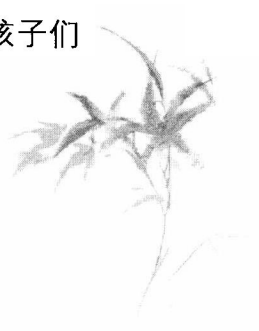
我家的“美国人” /189

俄克拉荷马的毕业典礼 /193

我求你啦！ /195

我家的优等生 /201

孩子是宝石的原矿石 /205



第九章 一如既往的阿朝

让孩子们独立 /211

古董提包的收藏 /216

西班牙大水瓮 /221

手术中的《欢乐颂》 /225

通向教堂的路 /232

和朋友们在一起 /237

尾声 祈祷的手

序言 梦幻之花

喜好花的我，每当遇见美丽的花，尤其是珍奇的花，便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指折下一小截枝梢，插进土里。这好像是叫插芽吧。

在自家院子里，就有不少用插芽法培育的花。

最初施展我这 green thumb（培育绿茵的拇指）之能的契机，是彻子从纽约给我寄来的一张美术明信片。她知道我喜欢花，便总是用画有漂亮花朵的明信片给我写信。

那张明信片的漆黑底子上，只画着一朵倒挂钟形的橙色花朵。从花朵的正中，向下垂悬着大约一厘米左右的白色花蕊般的東西。

我仔仔细细凝视多次，发现这是我从未见过的花。翻开厚厚的《世界之花》，我也没能找到答案。



梦幻般的花！

行家也许清楚它是什么。我真想亲眼目睹这花的实物！这种执著之念冲动地驱使着我。在哪儿，我怎样才能遇见它？

在那之后过了一年左右。二月中旬，住在鹄沼的亲戚夫妇俩开车来约我：“天气不错，咱们从久里滨坐船去千叶的花圃怎么样？那里有不少温室，电视里说眼下虞美人和紫罗兰正盛开呢。”

当然，我和丈夫二话没说便一起上路了。

看过虞美人和金鱼草，我们便往那十来间并排的温室走去。

一想到也许能遇见那梦幻般的花，我心中不觉忐忑起来。可转念又想，要真能遇上它，恐怕就算是奇迹了。

然而它真的在那里！在不知是第几间温室的一个僻静处，小小的花盆里，漂浮似的垂首开着两朵花儿。乍一看，倒觉得这花“不过如此”。

我无言地将走在前面的丈夫和亲戚拽了回来。

“看，看呐。就是那花！”

于是众人便也充分认识了其貌。

我确定温室里已没了其他人，趁丈夫也没注意时，便用指甲折了（或者该说是揪了）大约两厘米的枝梢，心怦怦地跳个不停。货真价实的小偷。我这该死的手指！

若是被最讨厌我做这等事的丈夫发现，那可就糟了，远足的心境定会被破坏得荡然无存。



我将三张纸巾弄湿，包起这宝贝，放进手提包。

在那之后，我变得心不在焉，恨不得即刻回家，将它埋进土里。

归途的车中，我虽然跟大家说着话，但满脑子想着的却是手提包里那根花枝。

为什么只折了那么一丁点儿？这能栽活吗？我真后悔没定下心来折它个两三枝结实些的。偷了东西，还恬不知耻地后悔偷少了。

每天，我都以虔诚的心情来养育这棵苗。生怕浇多了水会腐烂，便用喷雾器仔细喷洒。寒冷的二月，植物生长得慢，我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了一日又一日。

到了七月，它已长到三十厘米左右，结出七八个花蕾，不久便开出了那可爱的、梦幻般的花儿来。

那时候我已知这花名叫金铃花，便又是拍照，又是画画，不亦乐乎。丈夫见此情景也连连说“好啊，好啊，恭喜啊”，与我同乐。

那么小的枝梢居然也栽活了，可见这花的生命力之顽强。后来我又插了几十枝芽，分别装在花盆里赠送给了大家。

这是为了赎罪。每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朋友们便安慰我：“据说偷相片和偷花不算偷。”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

每次给朋友送花时，我总要拿出彻子的明信片，对有关这花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说明。

有一次，我将明信片和花一同寄出，盼望着明信片返回



来。可是它却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

树又多了几棵，树梢也已够着温室的顶棚了，花儿不再是几十朵，而是四季常开。

之前读过的图鉴上的说明里写着：“生在安第斯山脉，极少开花。”可是来到这温暖的乡村，在我的百般呵护下，金铃花却是开了又开，常年不败。

这是不能对人说的秘密。

与花儿相识，是会因时机和场合而产生相当不同的印象的。

我最初见到白蓝菊，是十五年前在横滨一家很大的花店里。

华贵显赫的兰花丛中，小小的花盆里仅有的一棵白蓝菊瘦骨伶仃地绽放着。

形状像玛格丽特花，但那白的感觉，不知为何就如同涂了一层白粉，花瓣背面则是烟灰色，正反两面各放异彩。

然而最美妙之处还是那花蕊的颜色，就好似在烟灰色上又泼洒了蓝色，成了异常漂亮的蓝灰。

神秘莫测。我一边赞叹上帝如此周到、如此细心地创造了万物，一边用心地照料起买来的那一小盆花。这花对我来说，也是梦幻般的花。对那些爱花的朋友们，我常以此炫耀。

我从未想过会遇上成片的白蓝菊。那是我同好友驾车去伊豆旅行途中，顺便在神奈川县植物研究所停留时的事情。宽阔的庭院里，几棵大树底下，如痴如醉地绽开着的一大片，正



是我的白蓝菊！遍地都是花儿。

我兴奋得边喊着“满足了，满足了”，边在嫩绿的草地上打起滚来。这是模仿我家那只名叫“Dandy”的狗。Dandy是一只懂人话通人意、表情丰富的狗，特别高兴时它总是在地上打滚。

在那以后的第二年，我到了美国的西海岸。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洛杉矶，所到之处，道路两侧代替草坪的，竟是那一片片如同洪水般的白蓝菊。

这花虽说也有粉色和酒红色，可是这里只有白色。

就这样，我的热情因此而告终。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有一种初次见到它时被那孤枝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地活着的容姿欺骗了的感觉。

大树开花的情景也是很美的。

在夏威夷，我见过好似无数彩虹色绚丽缎带从树上垂挂下来的虹光花。欧洲的黄金急雨，那黄色花儿在阳光辉映下如同金色的雨丝。

在加利福尼亚的街道上，在不起眼的公园树丛里，到处开着紫色的蓝楹，而美国鹅掌楸上盛开的奶油色郁金香形花儿就像摆放在绿荫丛中的玻璃杯一般……

神秘的花，纯情的花，活泼而又充满活力的花，妖艳的花。

仅开一天的花，寿命只有两三天花，绽放一周的花，盛开数月的花。

然而，花儿总会凋零，之后又开放。



养育植物也和养育孩子一样。不浇水不行，浇多了根会腐烂。

不过，如果能摘一点爱因斯坦、莫扎特等人的细胞，将它们插芽培育，那肯定很有意思。那时该用什么苗床啊？

我的好花之癖是从孩提时代开始的，至今仍不厌其烦地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无论到什么年纪，我体内总有长不大的一部分，这也许因为我是处女座的缘故。

生我育我的北海道大自然，可说是我的苗床。什么地方开什么花，哪种果实什么季节可以食用，我如同身处自家院子一样了如指掌。我观赏、采摘这些鲜花，我品尝这些果实，我将它们做成彩色汁水来玩耍。这就是我被唤作“说大话的阿朝”的那悠然自得的幸福童年。

生平从没训斥过我的母亲，总是在暮色笼罩的家门口等待着两手捧满鲜花的我归来。

那时候，在满山遍野中奔跑飞舞的我，也许长着薄薄的美丽羽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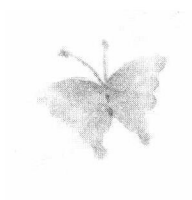
我觉得那是在静静的祈祷中度过一生的母亲为我祈祷而插上的羽翼。

▼





第一章 阿朝来啦



说大话的阿朝

在北海道大自然的山麓，在雨龙川和空知川与它们的母亲河石狩川的汇流处，有一个尽享大河恩泽的泷川町。那便是我怀念的故乡。

在从镇中心往上走一点的一坂坡上，我的父亲开过一家小镇医院。

木制大门的门柱上，曾经挂着“门山医院”的牌子。

一坂坡的上面是二坂坡，再往前便是无边无际的屯田和牧场。

从我家往下走三百米左右，有一个函馆本线的道口，过了那道口便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店铺，我觉得从那里开始才能算是真正的小镇。

红砖墙的系屋银行是泷川町唯一的洋楼。“令山田”杂谷

